



美嶺南之西樵也

後世之西樵也當湛子講席五

名中大科之名幾與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

之山 湛甘泉先生文集（三）為代書

佈于珠三角各地是這一

（明）湛若水 著

塊社會



西棋歷史文化叢書

湛甘泉先生文集（三）

（明）湛若水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序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爲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卽道也其爲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亡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奚啻爲日月爲天地爲乾坤爲剛柔爲君臣爲男女爲父母其在物也爲牝牡爲動植其於幽也爲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爲天之易在地爲地之易

在人爲人之易在身爲身之易在心爲心之易謂天地
人物身心爲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
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爲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爲文
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爲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
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易之道因象而見也夫可見者
易之文不可見者易之道故易爲不可見者而立也非
爲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詞
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
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象爻而後
可行也義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

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義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義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奧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

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末學而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澗深知篤信懇請爲學者俛焉正之乃爲出義文周公之易復爲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爲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爲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義文周公之經曉然矣其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凡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證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爲全篇在文言辭氣爲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爲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大然後易爲全書也

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爲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文第令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爲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釐正詩經誦序

詩何爲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與釐正夫小序之淆雜者也曰其釐正夫淫詩何也曰非釐刺淫詩也夫子去淫奔詩也淫奔之詞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者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夫子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

也故雅頌之詞與刺不正者刺淫奔者皆正也故曰去
鄭聲鄭聲淫淫奔之聲不使留於聰明然後可以畜其
德也若夫淫奔之詩所謂導欲增悲者何德之畜夫古
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
周子曰樂詞善則歌者慕淫奔之詞果善乎可慕乎果
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是化人以淫也其大不可也
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爾也一日詩三百
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三百今乃三百一十篇
其一十篇者殆非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
混之爲三百一十者乎其云懲創逸志刺淫則可淫奔

之謫則不可是化人逸志以淫也曰吾子之去之有據乎曰有之詩書不可盡信者多矣書有僞泰誓有汲冢周書或今文有而古文無或古文有而今文無武成猶待乎考定孟氏止取其二三詩有逸詩有有其聲無詞者斷可知矣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者必先有序于前爲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門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序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憶說乎千百年之前者不亦異乎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然亦寡矣

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然而必
曰誦詩者何也曰不聞孔曾思孟之指乎不聞程氏之
指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未聞讀詩也孟子曰誦其詩未
聞讀詩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則止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耳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耳矣此孔子之誦
詩也詩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
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父母

云爾此曾子之誦詩也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丘
曰言其上下察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曰天之
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此子思之誦詩也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
則曰言飽乎仁義也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則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
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曰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此孟子之誦詩也程明道於詩不用訓
說惟加一二吟哦上下以養其性情故於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則曰思之切矣於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則曰歸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乎正也此明道之誦詩也吾取以爲法焉誦也者吟哦
咨嗟之謂也吟哦之不足則咨嗟之咨嗟之不足則長
言之樂發於中形於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
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者樂之事也
此詩之教所以爲樂之章而德之所以成也愚聞之師
曰有疏微言塞今之讀詩者滯其心於訓詁之間玩物
喪志果可以成德乎果可以達於政使之四方而能專
對乎果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以事父遠
之以事君乎諸皆誦詩畜德德之成而詩之大用也愚
生千載之下悵斯文之不明於每章之下作誦語數字

以備學詩者吟哦咨嗟而得之以成盛德而達諸大用也其朱子之訓詁則旁註於逐句逐字之中可以釋訓足矣蓋以省學者誦習之勞玩物之病也而凡朱子賦比興之指及其傳說則存之于後不敢易焉何居朱子詩傳於諸書爲尤善也故不敢易焉若夫所刪十篇之什則以淫奔之詩旣去不能什也或曰然則子之取各篇題小序置於每篇之首何居曰做文公以國風周南之說于篇端使誦詩者一開卷閱篇卽知作詩之義也

釐正詩小序

敘曰或有問於甘泉子曰夫詩何爲者也經曰詩言志

也何居曰詩其承也志其之也人之有心其寂也不能不感於物感於物不能無所之有所之不能不發而爲聲聲有高下不能不成文不能不承而爲詩詩也者承其心之所之以成文而爲言者也是故燮理乎性情之間以爲教者莫深乎詩然則何以學夫詩曰大序明其本矣小序明其迹矣大序者其子夏之徒推夫子之志而爲之者乎小序者其史臣之良迹作者之指而爲之者乎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得失之迹夫有所受之矣是故大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本小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迹迹且不知而况其本乎是故沿流而求

其源誦言而得其意會意以畜其德小序之謂矣曰然則小序之爲純也固如是不乎曰今夫珠玉非不純也坭沙混之可以爲美乎故去其漢儒之雜之者全其國史之本純者因迹以諷其言因言而得其意養其性情合乎道義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樂也者樂此者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詩之教也是詩之教必於小序乎權輿爾也然則采子之辯之也多矣子之尊之也至矣有說乎曰有子朱子之辯之者據詩而疑序愚之尊之者則因序而知詩因序而知詩是

故明序不可無也據詩而駁序則又何貴乎序矣是故
愛禮而存羊領惡而全好使千古幾墜僅存之典不至
於磨滅以一而廢百也奈何欲字駁而章棄之乎而附
之以千古之下之臆說乎是故愛寶者必洗其汨矣愛
言者必理其淆矣書曰服念五六日至十旬時言為日
求生道也吾之於斯文也反覆而思惟之心潛而神會
之致曲以求其通釐正以全其義蓋為序求是道也良
工心苦誰則知之覺山洪侍御聞之屢贊其成焉吾病
不欲多言也又多言乎哉

春秋正傳序

牟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
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
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
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
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
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
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
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
拘焉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
削則削者非歟曰筆以言乎其所書也削以言乎其所